

对页 这组纸上作品是付小桐用针孔在手工宣纸上创作完成的。

本页 付小桐, 艺术家, 生于中国山西, 现生活于北京,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 获得硕士学位。曾在国内、外举办多次个展及群展, 最新个展是前波画廊北京的“永无止境”。付小桐站在自己的作品《洛河图解》中, 作品由3个圆圈围合而成, 灵感来源于蛇。



“我总想把一件东西变得轻盈、透明, 就像灵魂可以飞起来一样。”付小桐用疯狂的密集劳作式的孔洞, 让沉重的变轻透, 让轻盈的变坚韧, 足以抵抗生命中一切恐惧与无常。

付小桐最初是以纸上作品引起人们关注的, 她以钢针在宣纸上扎孔, 日积月累, 直到难以计数的孔洞形成山脉与惊涛骇浪的图像。作品因其纯粹性、诗性与美感令人过目难忘。在前波画廊的第二次个展上, 她的纸上作品有了新的延伸, 她尝试探索了不同的主题, 从乳房、细胞组织、人的头盖骨到城市里的高楼大厦, 都由成千上万个针孔组成, 扎针技法更趋精湛, 题材也更多元。令人有些意外的是, 她此次展出的作品却转向了以金属雕塑为主。

付小桐出生于1976年。从与她的交谈中, 你很容易感受到她身上所背负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悲情与理想主义色彩。她把自己的童年经历比喻为《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 一个与世隔绝的荒芜的村庄, 遭受时代厄运碾压的祖父辈, 愚昧无知的村民, 患有严重失眠症的母亲无意识地成为她的第一个艺术启蒙者, “母亲自己养蚕造丝, 在昏暗的油灯下, 我紧盯着针线在她手里穿梭, 她在我们的衣服上、手套上、鞋子上、书包上全部绣上花朵和蝴蝶。现在想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

付小桐本科学习的其实是油画, 但她已经很久不画画了。“2010年之前的作品我已经很久没拿出来看过了, 它们太压抑了, 令我窒息。”那些旧画作里有明显的巴尔蒂斯和霍伯的影子, 很忧郁, 具有魔

幻色彩。那个时期的付小桐很焦虑, 看不到未来在哪里, 觉得再那么画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去央美读实验艺术。当时她着手研究的材料是泥土、废旧钢丝和纸, 凭的也是直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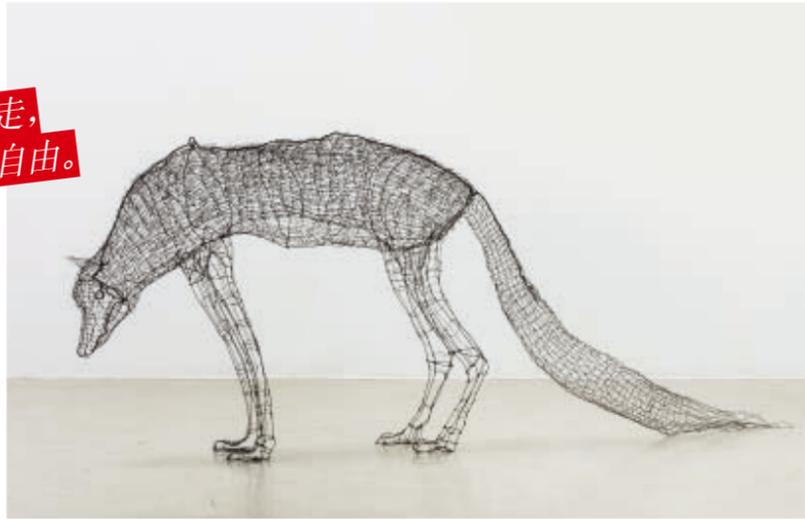
纸的概念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很接近, 中国人常说“命如纸薄”, 中国传统绘画都在一张宣纸上展开。纸看上去很薄, 但它非常结实, 你把一张宣纸揉烂、湿水, 再展开, 它就又变成了一张崭新的纸。这很像中国人的生命, 特别有柔韧度。这是付小桐选择宣纸的哲学层面的原因, 她从一开始就着迷于让纸变得透光, 进而不断制造出孔洞。人的生命原本就来自于母体的一个孔洞, 在终结之时又被另一个孔洞所掩埋。

“我经常梦到自己在爬一个洞, 非常艰难地爬, 在梦里我感觉自己是一条蛇, 而那个洞刚好就和肩膀一样宽, 无限长, 能看到一点点亮光。”这次展出的《洛河图解》、《永无止境》和《海德拉的重生》三组作品, 包括部分纸上扎孔作品, 都与龙蛇的形象有关。用蛇作为创作题材, 源于复杂的艺术家个人感受和历史渊源。蛇是一种奇特的动物, 它生活在地下泥土里, 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nglish Title 生命的孔洞

photographer Boris Shiu writer Wendy Wang editor Michelle Shi coordinator Kevin Ma

艺术家在轻与重、虚幻与现实之间游走，
以蛇和旧物为灵感，借作品表达重生的自由。



本页上图 作品《长尾狼》是由艺术家多年来搜集的旧物组合而成的。下图《海德拉的重生》是由综合材料制作的作品，创作于2017年。作品借用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由9条蛇的名字命名，并用9根建筑废旧的钢筋组成。



人的不安感则更为直接。《海德拉的重生》借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九条蛇的名字命名，作品用9根建筑废旧钢筋组成，钢筋两端被打磨成尖锐的利器，象征着人类不息的征战与欲望。而每根钢筋由里到外用红泥、麻丝、纱布层层包裹，红泥会一点点地穿过纱布的空隙渗透出来，隐喻的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蛇作为一种远古信仰，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化当中，包括古希腊神话、《波斯古经》、《圣经》、非洲传说以及中国神话等。

《永无止境》由11件雕塑作品组成，这些雕塑都是用艺术家多年来搜集的旧物再组合，那是关于上一辈和上上辈的旧物的纪念。“一切物品，包括我们人类的肉体，终有一天会消失，不是消失，而是转为另一种物的存在，就像宇宙爆炸的碎片，会组合成另外一个星球。我想象着那些旧物就像碎片，靠我的想象再组合，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但变成了另外一种新的事物，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它未来还会变成别的碎片，一切永远在流动、在转换。”

“人是可以通过知识理性去控制和塑造的，宣纸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理性的克制，它可以剥离掉多余的东西，远离现实，走向某种极致的体验。如果说宣纸呈现出的是一种宁静的、孤绝的美，那么像《永无止境》这部分作品，呈现的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一种混搭的集合艺术形式，一种走向记忆深处的、破碎的梦幻般的直觉体验。它们和2010年前的绘画作品有着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儿时对绣片上五彩斑斓的花朵和蝴蝶的期待成为付小桐与母亲共同抵抗山谷黑暗的武器，现在做艺术对她仍然意味着一种自我救赎。“艺术让我不至于陷入一个太黑暗的地方，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孔洞之外总有亮光在召唤，付小桐的迷人之处在于她总是在不断往前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当艺术家在轻与重之间实现游走，以孔洞作为象征性的连接桥梁，个体也由此获得了重生的自由。AD

《洛河图解》由3个圆圈围合而成，最外面是一条首尾相接的大蛇，第二圈是一条首尾相接的小蛇，铜丝编织成六边形蛇纹皮，细钢筋做成圆柱形底座支撑，最中间为7颗龙蛇蛋。一切都是镂空的，一览无遗的，不管蛇皮，还是底柱，看上去很容易变形，甚至倒塌。艺术家把坚硬的材质变得柔软、变得不稳定，一如生命本身，充满矛盾与无常，但又生生不息。

从造型上《洛河图解》看上去是很完美的，但在仔细的计算和精巧的组合之外，同样也让人隐隐产生担忧感，《海德拉的重生》带给